

小满

东文西武

杏花嫂子

唐广申

四月还没过完，节气才到小满呢，杏花嫂家的杏子就熟了。绿油油的叶子间缀满了黄灿灿的杏子，伸出院墙外的一枝已被熟透了的杏子压弯了，路过的人儿抬手就能摘下几颗来。甜甜绵绵的杏香味就漫过了院子，在胡同里袅袅娜娜地飘。

院子是废弃了的老院子，堂屋顶上的水泥瓦风吹日晒的，已碎裂了好多片。瓦块下面的苇把子也就浸了雨，塌陷了几大片。梧桐木的屋门板，早已是油漆斑驳，靠近门框的地方更是被老鼠噬咬出了两处庞大的窟窿来，倒成了野猫出入的好门路。

俗话说“老屋住人百年不倒，新房无人十年必塌”，自从五年前公公过世，婆婆搬去了杏花嫂子家，老屋就没人再住了。虽然杏花嫂两口子也不时地来看看，可老屋还是渐渐地坍塌了。又没有谁愿意来住了，杏花嫂两口子也就懒得花钱再拾掇。

院子却是好院子，原来的土夯院墙和配房，黄麦草的房顶泛烂了后，就连碎草烂土的垫在了院子里，重新砌了大门和院墙。这几年丈夫一直在外地打工干装修，儿子也在城里结婚买了房，家里的菜园、承包地，多半



泉之林

致土地（外一章）

姜利晓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小满，就是一个乡下小姑娘的名字，一个胖乎乎的小姑娘，站在乡下的田野上，站在古老的农谚里，站在一个季节的前排。

小满来时，那些麦穗就开始饱满起来。满满的麦穗里，装着农人心中的希望和幸福。农人爱小满，就是爱她这种大爱的给予。

一棵树的黄麦杏，挂满枝头，低低地垂下来的样子，像是要亲吻这一地的麦穗，这激情让空气都燥热起来。你看一望无际的田野上，不知是麦浪在汹涌，还是喜悦在翻腾？

火辣辣的阳光下，农人在小满发布的时节里劳作，间种棉花套种花生。在收获之前，必须要有这播种，要有这汗水的挥洒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

被夏日的太阳烘烤过的风，都带着浓浓的阳光味道。田野上的庄稼，在被一个劲儿地催着走向成熟。你听，静夜里，小麦灌浆的声音多么诗意，多么充满生命的节奏与律动、此时的生长，就是为了不久后的一场名叫“丰收”的大戏，做好铺垫。

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，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了。你听，他磨镰的声音多么田园，“哧拉，哧拉……”的声音，在五月的乡下哼唱着农谚的小曲儿，回荡在每个乡人的内心深处，多么动听！

被父亲磨好的镰刀，磨成了一弯明亮的月牙儿。

父亲手拿镰刀走向田野的时候，小满被父亲背在身后。这场景，是五月乡下的田野上，最美最有韵味儿的一幅画。

五月的乡村

打鸣的公鸡，唤醒一颗颗沉睡的心。一缕晨曦的光芒，丝丝缕缕洒落下来。古老的村庄，被披上一层梦幻的纱。

袅袅升腾的炊烟，摇晃成一面面村庄的旗帜，也是一枚枚村庄别致的符号。炊烟之下，是乡下人家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真实。

早起的农人，总爱拎起一把锄头，走向露珠迷蒙的田野，就是站在田间地头，内心也洋溢着无尽的幸福，仿佛是专门过来问上一声“早上好”。

一行行，一畦畦，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微风中翻滚着无尽波浪。这是别样的诗句，书写在田野上，被人心幸福地珍藏，被岁月激情地吟哦。

红红火火的日子，田野与庄稼，就是源泉。鸡鸣激昂，犬吠久远，一声声熟悉而亲切的乡音，喊着五月的乡村，暖意融融。五月，以母亲的名义，感恩和祝福着，也以这母亲的名义，感恩和祝福着土地和村庄。

人生在世，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的轻，也是这样的重。

五月的乡村，是一幅乡土画，是一首田园诗，每次目光的触碰，都有难得的诗情画意，顺着你的目光，直抵你的心灵，不停地汹涌澎湃……

为五月的乡村，写下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，也算是为母亲和像母亲一样的村庄，唱响的一曲感恩的歌儿……

2023 年 5 月 21 日 星期日

□主编 成岳 视觉编辑 田馨雨 信箱 jnrbzhoumo@sina.com



花，还是她就是这杏树上的一朵花，反正天明后看着暖暖的阳光映照着的那一树粉嘟嘟的艳艳的杏花，爹就朝堂屋里喊了句：“闺女就叫杏花吧！”

娘家院子里的老杏树早就在几年前翻盖新房时刨掉了，可杏花嫂还是依旧喜欢杏树和杏花。婆婆这院子里的杏树有两棵，堂屋门西的那一棵，是杏花嫂刚嫁过来那年的夏天里，在南岭上的花生地里给花生垄锄草时，从花生棵里移来的，毁了一棵花生呢！

这杏树苗放着那些空地儿的不愿去，却凑热闹似地从一棵花生的根蔓里钻出来，就跟这棵花生的枝叶你挤我挨地往上长，慢慢地就蹿出了半尺高，在初夏的微风里趾高气扬地摇摆着，向满地的花生枝叶炫耀着。

好在花生棵枝们并不理会，自顾开了黄灿灿的小花儿，招蜂引蝶地快乐着，却不想就被杏花嫂看见了，看见了也没当野草似的拔了朝地头扔，还宝贝似的移栽到了院子里。

门东的那一棵，是一年后杏花嫂从镇街的集市上花了5块钱，跟一棵石榴树一块买来的。石榴树栽到了东边的木窗下，杏子树

就栽在了石榴树的西边儿。只是不知道，是不是一左一右的两棵杏子树离堂屋门台太近了，还是这两棵杏子树太友好，竟你情我愿伸着枝条儿亲近，遮挡了门台也不管。

杏花嫂修剪了几次，稍高些的枝条儿一个夏天又都牵起了手，弄得杏花嫂每次进屋拿农具，都得拂开枝条小心地走。可看着两棵杏树亲密的样子，还有春天时你向我递来了一枝花，我把花开在了你怀里的样子，杏花嫂就再也舍不得招惹它们啦。

现在，豆角刚刚开出紫蛾子般的小花儿，丝瓜藤上吊挂着的毛茸茸的嫩丝瓜，还没伸展开身子往长了长，北屋木窗下的一畦麦子才开始灌浆呢！两棵杏树上的杏子就等不迭地，争先恐后似的熟透了。

“真是急杏子！”杏花嫂随手拾起熟落到地上的一颗大黄杏，捧在手心里，边嗅着边对着满树的杏子说，“急杏子好！媳妇正怀着二胎呢！一会儿赶紧给儿子打电话，不，儿子一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忙活事呢，忙得连清明放假都没歇，还是自己摘了挑好送过去，好让孙女、儿子儿媳吃个够！”

■苗青 摄影

说：“回去告诉首长，收麦我能完成，就不麻烦组织了。”

芒种这天，杜村几千亩麦子都变成金黄色，一阵微风吹来，掀起滚滚的麦浪。二强没有食言，3台联合收割机全都停在田边，等着梁婶发号施令。

梁婶会心一笑，举起右手挥了挥，收割机立马开进麦田，“突突突”声响过，麦子一排排倒下，随着收割机的开进，饱满的麦粒掀起了金色海浪，收割、脱粒、茎秆分离，都是机械化的，麦子直接装袋运回家里。

看着井井有条的收麦，梁婶喜上眉梢。这时候，几位穿绿装的战士向麦地走来。梁婶认识他们，忙上前迎住了，爽朗地说：“你们看，有了联合收割机，收麦变得容易多了。收麦这件事交给农民自己，你们放心好了。练好本领，保家卫国才是你们的重任。”战士们听了，个个点头称是，还说一定要把在梁婶家麦地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原原本本汇报给部队首长。

■粤梅 摄影



沉甸甸的小满

苏宝大

征物候的节气。

“小满暖洋洋，不热也不凉”。此时，春光谢过，初夏来临，绿肥红瘦，麦穗摇曳，半青半黄，将满未满，籽粒乳熟，熏风吹来，风卷麦浪，天未大热，乐享小满，真的是初夏美胜春。

人以五谷为养，以农作物的籽粒饱满为满足。小满十天见麦黄，小满就是人间储备金色的大粮仓。当“小”与“满”走在一起，它就是希望的“小满”，而不是“满到泛滥”“满到极致”。五谷百食，唯有小满，才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节气。

小满时节的物候，一候苦菜秀，二候靡草死，三候麦秋至。都说野菜春天吃才为最妙，殊不知，初夏时节的小满，苦菜已经枝叶繁茂，正是宜食苦菜的时候，它的鲜嫩其实并不输给春天。

苦味是属于夏天的本味。尝初夏滋味，苦菜虽然苦中带涩，但它新鲜爽口，久食可安心益气，轻身耐老；而纤细瘦弱的靡草，感阴而生，不胜至阳，暴晒枯萎；“秧奔小满谷奔秋”。对于麦子来说，小满就是“麦秋至”，麦粒里面已有浓浓的甜甜的乳白色的浆汁。搓一粒麦粒，送进嘴里咀嚼，已经有香甜了，麦子慢慢开始成熟，即将到了收获的时候。

“小满大满江河满”“小满赶天，芒种赶刻”“小满雨滔滔，芒种好似火烧”，此时，降水开始变得频繁，节气不饶人，夏收的节奏要快。到了小满，农人们就得抓紧时间，准备忙碌收割麦子了。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里

美好的落日风景，总是，不经意间出现的，尤其在独处的时候，而我有过很多次这样美好的遇见。

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别人眼里的落日景象，一定不比我在塞纳河畔看到的逊色。或许，他们眼里的落日更有独特的美感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居住的地方，怎么可能看不到美丽的落日呢，只是我们熟视无睹，已经不那么在乎吧。

此时此刻，镶嵌着金边的夕阳，从高楼缝隙中悄悄探出一角，就能让人情不自禁地被打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夕阳却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似黑非黑的天空。

同样，早晨的树林上方铁青色的天空，夕阳变回朝日冒了出来，也就是一杯牛奶的工夫，一道暖暖的光，就从天边照到窗前。

夕阳也好，朝阳也罢，同样很美，只是没有发现而已。

美，是自然的本色。庄子说过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。塞纳河上的落日 and 巴黎城市间的落日，都有各自的韵味。或许塞纳河那被石桥一刀两断，割成的蛋黄，是一种别致的感受，而高楼大厦间的火球，又是另一种奇妙了。

思维绑架了我们，以为久居的地方比异域差多了。毕竟陌生的、新奇的，都会留下一种向往，而对亲近的总是喜新厌旧。就像电影《罗马假日》的讲述，老百姓的寻常生活，在人人仰慕的公主殿下眼里，是多么的自由、幸福和快乐啊。

每去看落日，总有莫名的惆怅，继而又又欣喜。红彤彤的夕阳，慢慢沉入地平线，或高楼的森林，但是它的光辉依然留在天边，化为灿烂的晚霞，那璀璨让每个人倍感幸福。我眼中这样的落日，丝毫不比塞纳河的落日逊色，它们都是同一个太阳，只是出现在地球不同的地方，不，是人们在不同的地方见到它。

■心飞扬 摄影



流年

小火车的路

程远

作为镇上两条交通要道之一，铁道比大道更胜一筹，它承载矿山物资的运输，还是出入小镇的捷径。那列只有两节绿皮车厢的小火车，每天两次往返，周一、周六早晚各加一趟，以方便外地职工通勤。

我家住在铁道北边的一趟白灰房里，靠东头，往西依次是刘波、孙朋和杨柏栋家，前两个是小学同班同学，杨柏栋高我们一届。每天上学，我都和刘波、孙朋一起走。

后来刘波常说，小时候，我总让他背书包。吃过早饭，走出家门，从杨柏栋家旁边的小路上铁道，走一小段，出了大人的视线，我就摘掉肩上的书包让他背，美其名曰：挎双匣子（枪）。

发生在铁道上的故事，远不止此，比如上片和下片半大小子们打架，也往往在铁道边进行。上片，指百间房居民区，那片的淘气包子有三老头子、郭德宝、李刚等；下片，就是我们粮站下片，比较刺头的是王贵福、丁宝五和杨锁柱子，杨柏栋五哥杨柏良。

杨柏良曾答应教我和孙朋练武术，当然，我也不算是坏学生，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。更多的星期天或周三、周六的下午，我和孙朋、刘波背着帆布兜，沿铁道往下走，去几公里外的大地挖野菜，捡粮食，或是给家畜弄饲料。

平时，除了早晨上学走铁道，傍晚没事的时候，也会上铁道玩。有时正赶上小火车开来，没有火车，就坐在细细的铁轨上，望那道下的白房，看房顶上的烟囱是否冒出炊烟。这时，谁家的母亲就该站在院子里，面朝铁道，喊孩子回家吃饭了。

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帮着大人竖起自家门前的灯笼杆，挂上红红的灯笼，然后跑到铁道上，在远处比谁家的高，谁家的亮，甚至要在铁道上逡巡，俯瞰整个粮站下片，挨家挨户地数着，点着，评着，论着，一番折腾后才肯回家。

但这些，还不是我对故乡小火车铁道的最深记忆。有一事，让我念念不忘。我六七岁那年的一天傍晚，父亲班上的同志跑到我家，让母亲带上父亲的衣物和一些钱，跟他们一起去矿上。我与弟弟懵懵懂懂，母亲的眼泪却掉了下来。几日后，母亲回来诉说父亲出了事故，腿摔伤了。一个月后，父亲从矿医院回来，却拄了拐杖。

原来那天下午，父亲与同事坐在运矿石的车斗里，从北岔出发，不久却发现车斗失灵，几节车厢靠惯性行驶。没有办法阻止它，也无法与谁联系。如果火车脱轨，或一任到底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

面对生与死的抉择，在一个山脚转弯处，父亲和同事跳下了车……父亲不是最惨的，一个李叔叔再也没有醒来。而火车脱轨野马似的疯跑中，忽然遇到长长的漫坡，停住了。

父亲在家休养了半年，大多躺在炕上，用他仅有的小学文化，断断续续给我们念家里的两本书：《烈火金刚》《难忘的战斗》，听得我直入迷。

父亲的伤势以后，就不再下井了，调到矿上的火药库当警卫，离家很远。为了休班时多干一些活，父亲在库周边开了菜地，也在山上打了柴禾，堆成垛。等到秋天，柴禾干了以后，再用车子拉回家。

父亲很少回家吃饭，我和哥哥给送。那时我已上小学二三年级了，只要天不黑，就敢一个人去，有时也叫上刘波或孙朋，沿着家门前的那两条铁轨，一直向沟里走去。

东山小鲁

别样的落日

董俊淞